

马桥老顾

马桥老顾，大名顾福根，1945年生，今年76岁。

他1962年当兵，1968年复员回乡，组织上任命他为马桥文化站站长。在那些岁月里，文化站只有两三人，老顾不声不响的，就在这里干了三十多年。半个世纪以来，他抢救出多少历史文化瑰宝，人们已记不清了。

马桥，是“马桥文化”发祥地。它和嘉定的马陆一起，人称“上海郊区两匹马”，当年都是“三农”的领头羊。上世纪中叶，到马桥来参观的外宾和各级领导，前脚走一批，后脚来一批，说“络绎不绝”绝不过分。其中最难得的是，人们敬爱的总理周恩来，到马桥来了两次。

改革开放后那年，马桥要筹办一个展览会，展示本土悠久光荣的历史，却找不到一张已故周总理的照片，这事在老顾看来，实在有点说不过去。

领导人来马桥视察，乡民们都是晓得的。周总理来马桥时，老顾看见，周围有许多记者，嚓嚓地按着快门，一刻都没有停歇。他想，他们洗出照片后，自会送给马桥一套两套的。但后来多方打听、多方寻觅，大院里没找到一张周总理的照片。这让老顾心里很郁闷。

他记得很清楚，周总理在马桥有两拨重要照片，记者们肯定是拍了的。第一拨照片，是1958年7月18日，周总理戴着草帽，穿着短袖衬衫，先到试验田看水稻长势和合理密植，细数稻穗，预估亩产；接着，周总理到老农叶菊堂家，坐在门槛上，跟搓草绳的老叶聊家常。

还有一拨照片，是1972年9月29日，周总理陪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来马桥。这时正是棉花吐絮的季节，他俩很有兴趣地讨论两国棉花经济，还特地走进棉田，留下了“两国总理棉田合影”。



■ 老顾在金山走访董其昌直系后裔

人们说，要是能把这两拨照片找出来，向天下人展示，让人们尤其是让子孙后代都晓得，周总理来过马桥，而且不止一次；对着这些照片，说说周总理，说说中日邦交，说说那个时代的马桥，该有多好……但很遗憾，文化站拿不出周总理照片来，整个马桥都拿不出来。老顾坐不住了，他决心要寻到周总理的照片！到哪里去寻呢？“找徐老师去！”他决定。

“徐老师”，就是上海著名的摄影记者徐大刚。那些年，毛主席、周总理、邓小平等中央领导，到上海会见重要人士或出席重要活动，徐大刚都会受命到现场拍照。马桥他也经常来，老顾跟他已很熟了。周总理两次来马桥，在老农叶菊堂家坐在门槛上聊天，在棉田里与田中合影，徐大刚都在现场，他应该有照片。

但是，能不能找到徐大刚，老顾心里没底。这么多年来，两人没通过音讯，报纸上也很久没见徐大刚拍的照片了。马桥离市中心六十多里路，老顾很少进城，他花了大半天工夫，才找到报社大门。门卫见老顾是“乡下人”，盘问得紧，但老顾心中自有主意。他板着脸对门卫说：“我找徐大刚有重要事情，你不要耽误了，耽误了你承受不起。”门卫终于跟徐大刚通了电话。徐大刚下楼来，一眼瞥见风尘仆仆的老顾，惊讶地问：“这不是马桥老顾吗？你怎么来了？”老顾开门见山，说：“我来找你周总理在马桥拍的照片！”徐大刚实话实说：“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情了？给中央领导们拍的照片，在我被人家打倒时，就统统给弄没了。”

老顾心一痛，问：“一张也没有了？”徐大刚说：“一张也没有了！”老顾说：“那底片还在吗？”徐大刚说：“连底片也抄走了！”老顾问：“那怎么办？”徐大刚沉默一刻，说：“这些照片是不是留有小样，我要回去好好找一找。”

老顾恨不得推着徐大刚马上回家去找。他说：“徐老师，拿不出周总理的照片，马桥那段历史就像是空白的，我心里也是空白的。你要帮我一把啊。”

徐大刚真是个好同志。他回家翻箱倒柜，果然把老顾急需的那些照片小样找了出来；考虑到当时马桥条件比较差，他还把所有小样都放大印好，用挂号信送到老顾手里。

老顾心里那块石头，这下才算放下了。周总理坐在门槛上与老农聊家常的照片，还有“两国总理棉田合影”，后来就常常出现在展览会上，出现在各种画廊里。它们作为典型瞬间，成了马桥光荣历史的剪影。

这类抢救式的大事，老顾做了不止一件。这里再说一桩——有一天，浦东一位副镇长来电，对老顾说：“你们马桥有一样无价之宝在我们这里，你要不要来看看？”

他们，守护上海本土文化

◆ 彭瑞高

上海本土文化之源在哪里？应该如何珍惜爱护？——闵行农村有两位老知识分子，他们没有骄人的学历，也没有显赫的学术头衔，但他们内秀，学问和胆识都在肚子里。几十年来，他们埋头保护乡土文化，抢救历史遗存。



副镇长是文化站长出身，跟老顾是多年同事，两人很对脾气。老顾就问：“是什么宝贝？”副镇长说：“你来看一下就晓得了，是关于钮永建的。”一听“钮永建”三字，老顾血就热了。钮永建出生于马桥，是上海本地人中少有的近代民主革命家，他曾与孙中山并肩战斗25年，是中华民国开国功臣之一。这段时间，马桥正在上级部门指导下，用心建一座馆舍，以纪念钮先生当年在马桥举办“民众教育馆”，全力开启民智的大事。老顾放下电话，马上就往浦东赶。在一位农民家里，他见到了“宝贝”，高兴得几乎跳起来。原来，一块汉白玉墓碑赫然出现在面前，那正是“钮永建父亲百岁冥寿之碑”！钮永建的父亲钮世章，1872年在马桥创办吴会书院，为上海八大书院之一，因造就了一代新人，很受社会敬仰。在父亲百岁冥寿时，钮永建将募捐得来的七千元大洋，全部投入民众教育馆建设。这块汉白玉墓碑的碑文，记载的就是这件盛事。

世事沧桑，浦东这位农民几十年前航船经过俞塘，碰到了这块“压舱石”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居然还保存着！老顾抚着碑身，细看碑文，掏出身上全部6000元钱，拍在农民手里，说：“这是给你的保管费，一口价。现在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。”说完，老顾又对副镇长千恩万谢，抱着洗净的墓碑，欢天喜地回家去了。

这块来之不易的“钮永建父亲百岁冥寿之碑”，现在成了马桥民众教育纪念馆的镇馆之宝。



莘庄老褚

莘庄老褚，姓褚名半农，1944年生，今年77岁。

不看别的，仅看他散文集上的自我简介，人们就可知道他的风格：“褚半农，出生在华庄乡下头，曾在上海农村修过地球，前线部队握过钢枪，乡村学校站过讲坛，公务机关修过志书”。能这样介绍自己的作家，上海并不多见。

再看他编撰的志书简介：“褚家塘是上海西南莘庄一个自然村，《褚家塘志》是自然村村志，也是生产队队志。在这块小小土地上，有过一抓再抓的阶级斗争，有过彩旗飘扬的战天斗地，有过喜上眉梢的粮食丰收，有过牵动人心的喜怒哀乐……褚家塘在城市化进程中消失了，她的历史在《褚家塘志》中。”

这样的志书介绍，许多人也是第一次见到。

老褚喜欢看书、散步、呆呆地看庄稼，看路边野花小草。他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满怀深情。在一个文化人聚集的朋友圈里，老褚经常发起讨论田野花草。研讨时，他会显出游子般的留恋。如科学家屠呦呦提取青蒿素的野草，老褚说其实上海郊区到处有，只是土名叫苦草，人们不识而已。他还晒出了苦草照片。最近，老褚又起头讨论一种名叫“脱力草”的野生植物，他说：“农家相信‘脱力草’的神力，凡疲乏无力、食欲不振者，用它煎汤，连服三天，大都见好。我这辈子就吃过两次，有亲身体会。”老褚言之凿凿，无人不信。

不要看老褚慈眉善目、笑口常开，他也有不开心的时候。

那次，有人拿了一篇文章给老褚看，是一位教授对沪语字词书写的文章。他认为，上海话是怎么说的，字面就应该怎么写，如“上海人”可写成“上海宁”，“人文精神”可写成“拧温筋绳”。老褚一看，很不客气地说：“这是上海话吗？简直七搭八搭！我要写文章跟伊讲道理！”

果然没多久，一篇《怎样书写上海方言字词》的长文，就在《文学报》上刊登出来，副标题是“与某教授商榷”。“商榷”是客气的，文字也很有节制，但字里行间，读者仍能触摸到老褚的火气。“几十年来，从来没有谁会《阿必大回娘家》写成《阿必杜回娘家》。”“拜托各位，不要再乱写方言字了！”

我认识不少语言专家，没一个像老褚这样，见人瞎写沪语字词，就要跟你急。他有时会搬出政府文件，来证明有些作家写的“蛋格路”“弹咯路”都是错误的，只有写成“弹街路”才是正确的；他看到电视“沪语小课堂”里某演员给观众上课，字幕把“暖热”打成“暖捏”，就无法容忍；他看报纸发现年轻记者把“做啥”写成“组撒”，就看不下去……一番踟躇后，他抄起电话拨通市民热线“12345”，决定向市里反映！在他看来，弄错方言字词，跟乱倒垃圾、乱搭违章建筑一样，也需要“举报”。好在对方态度诚恳，在老褚提供资料后，马上设法纠正了。

近40年前，老褚就开始参与地方志修纂。《上海县志》《上海县教育志》完成后，他依然潜心修志，研究本土文化，著书达到了“写一本成功一本”的境界。他编撰的《褚家塘志》，被专家评为“一部反映一个自然村画面的百科全书”；他写的《莘庄方言》，被誉为“上海方言之根的又一次深挖”；



福建前线留念

褚半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福建前线

他的《上海的绞圈房子》出版后，被赞为“上海绞圈房子研究第一人”；他从本地方言出发，钻研明清吴越方言，也被方家评为“独树一帜、卓有成果”；这些天，他正日夜校对，又一部村志《东吴志》即将出版……

马桥老顾和莘庄老褚，是我多年的好友。他们几十年如一日，像保护自己眼睛一样保护乡土文化，令我心生敬佩。他们白发满头，正一年年地老去，但我又发觉，他们内心一直是年轻的，因为，他们是家乡的赤子，精神永远不老。

59年前的7月1日，顾福根（见左图）和褚半农一起参军，到达福建前线同一部队，成为保卫祖国的年轻士兵；6年后，他们又同日退伍回到上海县农村；几十年过去了，他们又一起在家乡，成为保卫文化的老兵。